

## 省思知識的社會意義 是必要的責任

今年六月的國科會，在專題研究的作業流程和經費支持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至少，核定公布時程的一致化、研究主持費的提高、博士生研究人力費的增加，都是為了應對國家科研人才斷層問題而採取的措施。當然，國科會能做的是推出方案，而臺灣人文社會學界能否真正有效培育人才、填補斷層困境，仍需依靠第一線的研究者和教學者發揮能量。因此，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學界現況能隨著世界潮流改變，掌握最新趨勢、提升研究質量、落實知識傳承。

國科會人文處的往來對象涵蓋了臺灣的人文、社會、管理、科教四大領域的學者。相信無論身處哪一個領域，大家都能感受到全球地緣政治、知識構成和尖端科技的變化，已經使熟悉的學術養成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國科會鼓勵自由探索的精神不變，但人社學者也必須更積極地與瞬息萬變的時局對話，進而提出政策判斷的依據，甚至投入具體行動以加速或減緩事態的變遷。

這一期《簡訊》是人文處探索社會實踐、公共責任等多個重要計畫方案的呼應發聲，其實就是以實例檢視學術研究「知識何用、用於何處」的老議題新情境。

學術界和真實世界的關係應該如何，是一種責任倫理的問題。過去學術界主流是謹慎奉行客觀中立的法則、讓學者置身在超然的位置。但是隨著 1970 年代知識反身性 (reflexivity) 的概念提出，警示了學者既然生而為人，就與人自身長成的社會處境、學派師承之間，產生一種既是啟蒙的受惠關係、又是習癖的制約關係。因此，如果學者知悉知識的兩面性，就有可能促使自身跳到固有思維模式去省思自身的知識養成、也有可能促使自身愈加謙卑想將知識用於改變不好的事情。因而學術知識的「社會責任」大量被提出，既有省思、更有實踐。臺灣近十餘年高等教育學界也大量在彰顯這樣的思維及行動，迄今熱度不減。

本期的第一個大專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就是實施逾十年、成果開枝散葉的方案。大學從單純的知識講授轉為參與地方社區營造與創生，甚至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如果沒有特別的推拉力量，絕不會自然發生、更加不易落實成真。計畫的各個團隊，都在課堂和場域之間穿梭協調、在理論與實務之間驗證除錯。這種非典型的教學嘗試何其辛苦，如果沒有改變現況的熱情，誰願意投入？本期刊登幾篇的討論文章，只是學者省思自身知識的幾個案例，事實上已有頗為大量的學者在各個場域嘗試，為臺灣的學術知識的社會責任再創新局。

本期的第二個大專題是「公共書寫」。近年來，學術結構的巨變導致學用失衡的焦慮漸增，因此即使經過幾個世代的討論，至今仍有熱烈回應。學術研究強調原創，但人社知識內容畢竟指涉人類，因此更有必要跳出專業的象牙塔。「書寫」因此成為人社學者的必要能力。本期的幾篇文章，不僅談到長期受關注的介入公共領域之學術責任倫理問題的深刻認識，也探討了論文和評論的雙刀流技巧及運用最新資訊科技的方法論。學者不應僅僅固守學科內部的習性，而應身在學圈，心繫人間。

另還推薦一個跨越自然科學的人文新議題「原住民族／淨零碳排／公正轉型」，摘要了幾次工作坊的討論火花。活在科學威能的「人類世」之中的我們，正被全球認為迫在眉睫的時間壓力帶入「淨零減碳」的意識形態。不可否認，雖然大規模推行的碳中和政策似乎不可逆轉，但過度依賴技術至上主義的質疑也一直存在。因此，一個趨勢就是向更了解地球的原住民族請教傳統知識的意義，例如傳統領域應否納入現行計算機制？或應跳到更高層次省思生態的天花板？「原住民族永續平台」已率先邀請跨領域學者參與圓桌會議，目的是希望吸引更多專家共同參與。

在快速變遷的世界之中，緩慢沉澱的人文學科確實面臨挑戰。畢竟，未來可見的知識累積，將是速度愈來愈快、數量愈來愈多，然而，不確定性也將愈來愈高。我們需要知道快速發展的危機，需要知道我們在地球借居、與萬物共存的意義，因此雖然感謝 AI 提供大量運算的資訊，但也更加珍視人社學者判斷世界的智慧。擁有知識，也必將具有責任。

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處長

蘇碩斌

2024 年 6 月